

## 《华夷译语》(汉蒙译语)研究

哈斯额尔敦

### (一)

我国是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。在这个大家庭中的各民族之间很早以来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有了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,尤其是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。这种关系必然反映到语言文字上来。而用汉字记录少数民族语言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表现。

我国一些学者很早就用汉字记录了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。就蒙古族而言,在元朝和明朝出现了许多用汉字记录蒙古语言的书籍和资料。如:《至元译语》、《蒙古秘史》、《华夷译语》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、《卢龙塞略》<sup>①</sup>等书籍中的《译语》。其中《华夷译语》则占有特殊的地位。因为它用汉字较准确地记录了当时(中世纪)蒙古语言的大量词汇,而它们成为我们研究中世纪蒙古语言的珍贵资料,同时也成为研究当时汉语,特别是汉语语音提供了可靠的资料。

《华夷译语》,顾名思义就是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对照词典。据史籍记载,我国曾有过畏兀儿、朝鲜、西番、鞑靼(蒙古)、日本等十三种译语。我们现在研究的《华夷译语》是汉蒙译语(以下称《华夷译语》)。

《华夷译语》版本和抄本较多,主要有:

《涵芬楼秘籍》第四卷中的汉文《华夷译语》(以下简称“涵本”),共上下两册,山跋、序、凡例、汉蒙译语和诏敕书状十二首等组成,于明洪武二十二年(1389年)火源洁翻译,译语分十七类,共有845个词;

北京图书馆所藏汉蒙文(回鹘蒙文)对照《华夷译语》,分十七类,共有838个词;

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,其第一卷与北京图书馆所藏汉蒙文对照《华夷译语》相同,第二卷和第四卷半卷(此半卷附订于第二卷)是汉、畏兀儿译语,第三卷和第四卷半卷是汉、蒙文译语,第四卷中还有一些汉、女真译语,第三卷分十七类,有314个词,第四卷分十三类,有402个词。

此外还有其他各种《华夷译语》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等。

据现有资料来看,《华夷译语》最早的版本是汉文本,没有蒙文,而蒙、汉文本和手抄本中的蒙文是后人(可能是明朝人)所加的。

国外和国内的一些学者曾研究过《华夷译语》。如：日本人山崎（《华夷译语词典的第一部分，天文类》）、德国人海涅士（《汉蒙词典——华夷译语》）、波兰人列维茨基（《华夷译语研究》）、罗布桑巴拉丹、包祥（《华夷译语词典片断》）和双福等人都是从不同角度对《华夷译语》进行过研究、注释和标音。

本文研究的是北京图书馆所藏汉、蒙文对照《华夷译语》。

## （二）

《华夷译语》是一部分类词典，分“天文门”、“地理门”等十七类，共有838个词。

《华夷译语》中的大部分词，与现代蒙古语言相同，但是还有一些不相同的词。而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：一些词在现代蒙古语言中已经消失或只在个别方言土语中使用；一些词在现代蒙古语言中虽然还在使用，但意义却发生了变化；一些词的使用范围与现代蒙古语言不同；某些词的读音和写法与现代蒙古语言有较大的差别。下面主要把《华夷译语》中与现代蒙古语言不相同的一些词，从词义、语音、语法形式以及正字法等方面做个简要分析。

### 天文门（共有19个词）

ᠬᠣᠳᠤᠨ：义“星”，音“火敦”——*hodon*②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ᠬᠣᠳᠤᠨ》（*odon*——星）；但是词首辅音 *h* 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，这是蒙语语音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，如：本《译语》中的 *hon*（恒，*ᠬᠣᠨ*——年）→*on*（*ᠣᠨ*），*harban*（哈儿班，*ᠬᠠᠷᠪᠠᠨ*——十）→*urban*（*ᠤᠷᠪᠠᠨ*）（对于这类现象的分析以下从略）；当时回鹘蒙文（以下简称“蒙文”）词末 *a*、*e* 和 *n* 等音的字形一般是《*ᠠ*》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（这类说明以下从略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忽多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、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火敦。

ᠬᠡᠢ：义“风”，音“克”——*kei*，名词；其意义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ᠬᠡᠢ》（*salxin*——风）相同；在现代蒙语中这个词仍然存在，但意义起了变化，有了“气，气体”意义；这个词的词首辅音 *k*，也同其他阴性词中的 *k* 一样，在大多数现代蒙语中变成了 *x*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克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、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克亦。

ᠡᠭᠦᠯᠡᠨ：义“云”，音“额兀连”——*e'ulen*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ᠡᠭᠦᠯᠡᠨ》（*agula*——云）；这个词的 *e'u*，在现代蒙古语言中变成了长元音 *u*（*y:*），这是现代蒙语中形成长元音的一种普遍现象，如：本《译语》中的 *a'ola*（阿兀刺，*ᠠᠣᠯᠠ*——山）→*o:l*（*ᠣᠡᠯ*）（这类现象的说明以下从略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奥连，《蒙古秘史》：额兀连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藕勒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额兀连~藕勒。

ᠮᠥᠯᠰᠤᠨ：义“冰”，音“莫勒（涵本为小“勒”）孙”——*molsun*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中的《ᠮᠥᠯᠰᠤᠨ》（*mesu*——冰）；在大多数现代蒙语方言中这类词的 *l* 音消失了，如：本《译语》中的《ᠮᠥᠯᠰᠤᠨ》（*selsun*，雪吕孙——胆）→*ses*（*ᠰᠡᠰ*），《ᠮᠥᠯᠰᠤᠨ》（*ere'elsun*；斡列额勒孙，——单）→*ere:sen*（*ᠡᠷᠡᠰᠡᠩ*），《ᠮᠥᠯᠰᠤᠨ》（*q'a'alsun*，察阿勒孙——纸）→*q'a:s*（*ᠬᠠᠰ*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忙宿，《蒙古秘史》：抹勒孙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每速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莫勒孙。

### 地理门（共有38个词）

ᠰᠢᠷᠠᠨ：义“土”，音“石刺（应为“剌”）兀”——*fira'o*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

的《 $\text{firai}$ 》(firai——土)；在大多数现代蒙语方言土语中变为  $\text{forai}$ ；当时蒙文阳性词中  $q \sim y$  的字形一般是《 $\text{firai}$ 》(前面没有“双点”)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(这种说明以下从略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石鲁歪(沙)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失穆埃，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勾罗害，石劳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石刺兀，勾罗害。

$\text{qomaki}$ ：义“沙”，音“忽麻乞(涵本：“嚙麻奇)”—— $\text{qomaki}$ ，名词；其意义在现代蒙语中起了变化，不是指“沙”，而是指“微尘，尘土”；当时蒙文阳性词首(包括元音之前的)  $q \sim y$  的字形是《 $\text{firai}$ 》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；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 $\text{qomagi}$   $\text{qul}$ 》，义“沙漠”，音“忽麻黑吸勒”—— $\text{qomagi}$   $\text{qul}$ ，《 $\text{firai}$ —— $\text{qomagi}$ 》，义“红沙”，音“忽刺安忽麻乞”—— $\text{hola'an}$   $\text{qomaki}$ ；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苦马乞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忽麻乞。

$\text{mer}$ ：义“路”，音“抹儿”—— $\text{mer}$ ，名词；其意义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qam}$ 》 $\text{qam}$ ——路，道”相同，这个词的意义在现代蒙语中已缩小，只有“足迹，踪迹”的意义；《蒙古秘史》：抹儿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丁册：《 $\text{mer}$ 》，义“踪”，音“抹儿”—— $\text{mer}$ ，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木儿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木儿~莫儿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抹儿。

$\text{badzar}$ ：义“市”，音“巴咱儿”—— $\text{badzar}$ ，名词；突厥语借词，原为“市场，集市”，在蒙古语新疆卫拉特方言中仍然使用着；以《 $\text{badzar}$ 》(s)拼写了  $\text{badzar}$  音；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把扎儿(街市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巴咱儿。

$\text{terge'ur}$ ：义“大道”，音“帖儿格兀儿”—— $\text{terge'ur}$ ，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，在达斡尔语中仍然使用着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帖兀格兀儿(车路)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、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忒儿革兀儿(大路)。

#### 时令门(共有24个词)

$\text{abul}$ ：义“冬”，音“兀奔(应为“臻”)—— $\text{abul}$ 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abul}$ 》(abul——冬)；这个词的第一个音节中的元音，同其他一些词(也包括阳性词)一样在当时的蒙语中发生了逆同化现象，即其  $e$  元音，受到后续音节中的  $a$  元音的影响，变为  $a$  元音。又如：本《译语》中的《 $\text{udur}$ 》(udur，兀都儿——晝)——《 $\text{edur}$ 》(edur)，《 $\text{ildu}$ 》(ildu，疆都——环刀)——《 $\text{ildu}$ 》(ildu)，《 $\text{nodorha}$ 》(nodorha，弩都儿哈——拳)——《 $\text{nodorha}$ 》(nodorha)，《 $\text{hoda'or}$ 》(hoda'or，忽扎兀儿——根)——《 $\text{hoda'or}$ 》(hoda'or)(这类分析以下从略)，《至元译语》：五温乞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兀不勒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兀补伦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兀奔。

$\text{qata'ar}$ ：义“旱”，音“哈(应为“恰”)塔阿儿”—— $\text{qata'ar}$ ，名词；词根是《 $\text{qata}$ 》(qata——干)，加构词附加成分《 $\text{ar}$ 》(ar)；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xataxan}$ 》(xataxan——干，干枯)同词根，但是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《 $\text{qan}$ 》(qan——旱，旱灾)代替了它；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答阿儿。

#### 花木门(共有38个词)

$\text{figursun}$ ：义“桧”，音“赤郭儿孙”—— $\text{figursun}$ 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figursun}$ 》(figursun——杉木)，不过它们的意义稍有些差别；当时蒙文中辅音  $f$ ，在词中，有时在词首以《 $\text{fig}$ 》字形书写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(这种说明以下从略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赤葛刺孙(松树)，《蒙古秘史》：赤戈刺孙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 $\text{figursun}$ —— $\text{geji'an}$ 》，义“桧枝”，音“赤郭儿孙格石温”—— $\text{figursun}$   $\text{geji'an}$ ，

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义（误，应为“叉”）克刺速（柏）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叉克刺速（柏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赤郭儿孙。

ᠠᠭᠠᠨᠨᠠᠭ：义“胡桃”，音“只阿黑（应为小“黑”）”——dza'ag，名词，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代之而用的是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(xofiya——核桃，胡桃”，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义（误，应为“叉”）哈哈（核桃）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叉哈哈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只阿黑～杂哑～加力～叉哈哈（樱桃，核桃）。

ᠠᠭᠠᠨᠨᠠᠭ：义“甜瓜”，音“哈（应为“哈”）温”——qa'on，名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奥文（蔗）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俺答秃奥文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温～俺哈太我文。

ᠠᠭᠠᠨᠨᠠᠭ：义“西瓜”，音“哈（涵本：“阿”）儿不思”——harbas~arbas，名词，维吾尔语借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(tarbas——西瓜)；当时蒙文词末辅音s的字形是《ᠠ》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（这种说明以下从略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哈儿不西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儿卜思。

ᠠᠭᠠᠨᠨᠠᠭ：义“葫芦”，音“哈（应为“哈”）巴黑（应为小“黑”）”——qabag，名词，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；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哈把哈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巴黑。

ᠠᠭᠠᠨᠨᠠᠭ：义“茄子”，音“巴丁哈（应为“哈”）”——badiqqa，名词，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，以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(xofji——茄子)代替了它；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，义“茄子”，音“巴丁哈”——badiqqa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巴十（？）哈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把丁喇（？）～哈失。

ᠠᠭᠠᠨᠨᠠᠭ：义“萝卜”，音“土儿麻”——torma，名词，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，以汉语借词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(lobaq)代替了它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笃鲁马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老必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土儿麻～老必。

#### 鸟兽门（共有116个词）

ᠠᠭᠠᠨᠨᠠᠭ：义“豺”，音“褚黑别里”（涵本：“褚额别理”）——tse'ebeli，名词，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(jiranod)代替了它；《蒙古秘史》：斡额李璉（豺狼）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：《ᠠᠭᠠᠨᠨᠠᠭ ᠠᠭᠠᠨᠨᠠᠭ》，义“豺狼”，音“褚额别里赤那”——tse'e deri tina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褚额别里。

ᠠᠭᠠᠨᠨᠠᠭ：义“猫”，音“觅食”——mij，名词，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以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(miyoi)或汉语借词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(mor)代替了它；当时蒙文词末字形《ᠠ》的读音可能是j音。又如：本《译语》的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（阔式，qof——双），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（哈石，qaf——玉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蜜温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觅食。

ᠠᠭᠠᠨᠨᠠᠭ：义“小狗”，音“古出克”——gutjug，名词，维吾尔语借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(geluge——狗崽子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哥罗干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古出克。

ᠠᠭᠠᠨᠨᠠᠭ：义“蚊子”，音“李可兀纳”——beke'une，名词，在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中已不使用，以《ᠠᠭᠠᠨᠨᠠᠭ》(batayan—a)代替了它，只在卫拉特方言中仍保留着；《至元译语》：播勾拿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李口纳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李可兀纳。

ᠠᠭᠠᠨᠨᠠᠭ：义“黄鼠”，音“竹木兰（应为“鼯”）”——djomoran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

书面语言的《ᠳᠣᠷᠠᠮ》(ᠳᠣᠷᠠᠮ-a——豆鼠)；这个词在代现蒙语中发生了m和r辅音的换位现象；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准补刺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准补刺，准卜喇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竹木兰~准补刺。

ᠨᠠᠭᠢᠨ：义“鸦”，音“刺臣”——laᠳᠢᠨ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ᠨᠠᠭᠢᠨ》(naᠭᠢᠨ)；这个词的词首l辅音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n辅音对应，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一些词的词首辅音n在科尔沁、喀喇沁土语中却读为l辅音；如：《ᠨᠠᠭᠲᠠ》(naᠭᠲᠠ——笼头)——>loxt，《ᠨᠠᠭᠲᠢ》(naᠭᠲᠢ——叶子)——>lebt等，由此可以推测，这个词的读音可能反映着当时蒙语某一方言土语的语音特点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纳真(鸭鹄)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喇趯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刺臣。

ᠲᠣᠷᠢᠮᠲᠠᠢ：义“龙朵儿”，音“土林台”——torimtai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ᠲᠣᠷᠢᠮᠲᠠᠢ》(torimtai——垛儿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独林及(?)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土林台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土林台。

ᠰᠠᠪᠠᠷ：义“爪”，音“巴温(应为“骹”)”——ba'ol，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；其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ᠰᠠᠪᠠᠷ》(sabar——爪子)；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巴温。

ᠲᠣᠷᠠᠭᠠᠨ：义“蹄”，音“土鲁(应为“蹄”)温”——toroᠭᠠᠨ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ᠲᠣᠷᠠᠭᠠᠨ》(toroᠭᠠᠨ)，在这个词中发生了ᠳ和ᠷ辅音的换位现象；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秃鲁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土鲁温。

ᠤᠯᠠᠭᠠᠨ ᠤᠯᠠᠭᠠᠨ ᠤᠯᠠᠭᠠᠨ 官室门(共有17个词)

ᠣᠷᠳᠠᠭᠢᠷ：义“宫”，音“斡儿朵格儿”(蒙文中没有“格儿”)——orda ger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ᠣᠷᠳᠠᠭᠢᠷ》(ordaᠭᠢᠷ)；当时蒙文词中的t和d辅音的字形(不论处在元音或辅音之前)是相同的(ᠲ或ᠳ)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。又如：本《译语》的《ᠣᠷᠳᠠᠭᠢᠷ》(兀儿秃，orda——长)，《ᠲᠣᠷᠢᠳᠠᠭᠢᠷ》(脱里惕克，toridke——止)(这种说明以下从略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斡儿朵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ᠣᠷᠳᠠᠭᠢᠷ ᠤᠯᠠᠭᠠᠨ》，义“龙宫”，音“禄斡耳朵格儿”——laᠭᠢ ᠣᠷᠳᠠᠭᠢᠷ。

ᠬᠡᠷᠪᠢᠰ：义“砖”，音“客儿必石”——kerbiᠰ，名词；哈萨克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《ᠲᠣᠭᠣᠰᠠᠨ》(toᠭᠣᠰᠠᠨ-a)代替了它；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ᠬᠡᠷᠪᠢᠰ ᠲᠠᠭᠣᠰᠠᠨ》，义“砖瓦”，音“客儿必石 察忽刺孙”——kerbiᠰ ᠴᠠᠬᠣᠷᠠᠰᠠᠨ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讨思合(砖瓦)；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客儿必石，什(?)斯合。

ᠬᠡᠪᠢᠳ：义“铺面”，音“客必惕(应为小“惕”)”——kebid，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汉语借词《ᠬᠡᠪᠢᠳ》(pusq——铺子)代替了它；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忽丹独赤各儿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客必惕~忽丹突赤各儿。

ᠴᠠᠬᠣᠷᠠᠰᠠᠨ：义“瓦”，音“察忽刺(应为“嗣”)孙”——ᠴᠠᠬᠣᠷᠠᠰᠠᠨ，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汉语借词《ᠴᠠᠬᠣᠷᠠᠰᠠᠨ》，(wayar)代替了它；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ᠴᠠᠬᠣᠷᠠᠰᠠᠨ ᠤᠯᠠᠭᠠᠨ》，义“瓦房”，音“察忽刺孙格儿”——ᠴᠠᠬᠣᠷᠠᠰᠠᠨ ger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察忽刺孙。

ᠶᠤᠯᠪᠠᠷ 器用门(共有71个词)

ᠶᠤᠯᠪᠠᠷ：义“纆绳”，音“赤勒(应为小“勒”)卜儿”——ᠶᠤᠯᠪᠠᠷ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ᠶᠤᠯᠪᠠᠷ》(ᠶᠤᠯᠪᠠᠷᠠᠭᠣᠷ——偏纆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赤勒不虱(纆绳皮)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春补儿，椿不儿(偏纆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赤勒卜儿。

᠋ᠠᠭᠠᠨᠠᠭᠠ: 义“旗”，音“斡郎（应为“郅”）哈（应为“哈”）”——ᠠᠷᠠᠩᠭᠠ, 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《ᠠᠭᠠᠨᠠᠭᠠ》(tag)代替了它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秃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起立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干（误，应为“斡”）郎哈～起立。

ᠠᠳᠠᠭᠠᠷ: 义“辮头”，音“哈（应为“哈”）答阿儿”——qada'ar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ᠠᠳᠠᠭᠠᠷ》(xadgayar——马嚼子)；这个词中的d辅音在现代蒙语中变成了ᠳ辅音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匣答儿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哈答阿剌，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哈答儿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哈答儿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当阿儿，哈甲儿（环）。

ᠠᠷᠪᠠᠭᠠᠷ: 义“炮”，音“斡儿不兀儿”——ᠠᠷᠪᠠᠭᠠᠷ, 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汉语借词《ᠠᠷᠪᠠᠭᠠᠷ》(pᠠᠷᠪᠠᠭᠠᠷ)代替了它；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ᠠᠷᠪᠠᠭᠠᠷ》，义“火炮”，音“哈勒斡儿不兀儿”——qal ᠠᠷᠪᠠᠭᠠᠷ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鲍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干（误，应为“斡”）儿不兀儿。

ᠠᠷᠭᠠᠷᠭᠠ: 义“鼓”，音“颞儿格”——kᠥᠷᠭᠡ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ᠠᠷᠭᠠᠷᠭᠠ》(xəᠭəᠷᠭᠠ——风匣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忽鲁哥，《蒙古秘史》：窟兀珣格（扇炉的风匣）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可儿箇（风匣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颞儿格。

ᠳᠡᠪᠢᠭᠠᠷ: 义“簸箕”，音“折不客”——ᠳᠡᠪᠢᠭᠡ, 名词；其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ᠳᠡᠪᠢᠭᠠᠷ》(dəbigur)，这个词在现代蒙语科尔沁、喀喇沁土语中仍然使用着；《至元译语》：折不哥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折不客。

ᠰᠠᠷᠪᠢ: 义“拄杖”，音“莎儿必”——sarbi, 名词；其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ᠰᠠᠷᠪᠢ》(tajag——拐杖)；这个词在达斡尔语言中仍然使用着（sarbi——拐杖）。

ᠠᠳᠠᠭᠠ: 义“笔”，音“兀祖克”——udzag, 名词；其义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ᠠᠳᠠᠭᠠ》(汉语借词，bir——笔)相同；这个词在许多现代蒙语方言土语中已不使用，只在鄂尔多斯、科尔沁、喀喇沁等方言土语中仍然使用着，在鄂尔多斯方言中其原义未变，而在科尔沁、喀喇沁土语中它指的是“竹笔”；《至元译语》：浴尔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兀祖克。

ᠰᠠᠷᠢᠠᠨ ᠠᠳᠠᠭᠠᠷ: (可能是《ᠰᠠᠷᠢᠠᠨ ᠠᠳᠠᠭᠠᠷ》)，义“席”，音“赤兀勒孙（涵本：“赤亦兀勒孙”）——ᠰᠠᠷᠢᠠᠨ ᠠᠳᠠᠭᠠᠷ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ᠰᠠᠷᠢᠠᠨ ᠠᠳᠠᠭᠠᠷ》(tfigirsu——席子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只立速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ᠰᠠᠷᠢᠠᠨ ᠠᠳᠠᠭᠠᠷ》，义“凉席”，音“薛里温赤兀勒孙”——seri'an ᠰᠠᠷᠢᠠᠨ ᠠᠳᠠᠭᠠᠷ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赤兀勒孙。

ᠪᠠᠲᠠᠮᠠᠨ: 义“秤”，音“巴惕（应为小“惕”）蛮”——batman, 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。在元朝铸造的一些秤砣上有这个词；其义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ᠪᠠᠲᠠᠮᠠᠨ》(təqəṇəḡar——秤)相同；在现代蒙古语中已不使用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登及宿（斤秤），滕鴉儿（等子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巴鸭（误，应为“惕”）蛮。

ᠠᠷᠠᠨᠭᠠᠨ: 义“锁”，音“捌斡儿哈（应为“哈”）”——ᠠᠷᠠᠨᠭᠠᠨ, 名词；其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ᠠᠷᠠᠨᠭᠠᠨ》(ᠠᠷᠠᠨᠭᠠᠨ——锁头)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；《至元译语》：锁鲁哈，《蒙古秘史》：捌斡儿哈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捌干（误，应为“斡”）儿哈。

ᠰᠠᠳᠠᠯᠢ: 义“交床”，音“散札里”——sandzali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ᠰᠠᠳᠠᠯᠢ》(sandali——椅子)；在这个词中发生了dᠵ辅音和d辅音的替换现象；《至元译语》：撒折儿（交椅）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ᠰᠠᠳᠠᠯᠢ》(sandali, 散塔里——椅子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撒札里。

衣服门（共有26个词）

ᠲᠡᠭᠠᠨ: 义“鞋”, 音“察鲁(应为“替”)黑(应为小“黑”)”—tjarog, 名词; 维吾尔语借词; 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, 以《ᠲᠡᠭᠠᠨ》(jaxai)代替了它; 《至元译语》: 察鲁, 《登坛必究》译语: 义(误, 应为“叉”)鲁, 《武备志》译语: 叉鲁, 麻害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察鲁黑~麻害。

ᠬᠣᠳᠣᠰᠤᠨ: 义“靴”, 音“忽(应为“噶”)都孙”—qodoson, 名词; 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ᠬᠣᠳᠣᠰᠤᠨ》(yotol); 《至元译语》: 兀秃速, 《蒙古秘史》: 噶都孙, 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: 《ᠬᠣᠳᠣᠰᠤᠨ—ᠬᠣᠳᠣᠰᠤᠨ》, 义“皮靴”, 音“阿剌孙忽都(孙)”—arason qodoson, 《登坛必究》, 《武备志》译语: 古堵速, 五秃儿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忽都孙。

ᠰᠢᠰᠡᠭᠡᠢ: 义“毡”, 音“洗思该”—sisgei, 名词; 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ᠰᠢᠰᠡᠭᠡᠢ》(isegai); 这个词的词首辅音s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, 而在中世纪蒙语中一些词的词首辅音s常常相互替换或消失。又如: 本《译语》中的《ᠰᠢᠰᠡᠭᠡᠢ》(失思其儿, siskir—噶)→《ᠰᠢᠰᠡᠭᠡᠢ》(isker); 《至元译语》: 细细级, 《蒙古秘史》: 昔思该~亦思该, 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: 《ᠰᠢᠰᠡᠭᠡᠢ ᠬᠡᠭᠢᠭᠡ》, 义“毡幔”, 音“洗思该·阔石格”—sisgei kefige, 《登坛必究》, 《武备志》译语: 习使革, 以四革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洗思该。

#### 饮食门(共有28个词)

ᠪᠣᠳᠠᠭᠠᠨ: 义“粥”, 音“卜答安”—boda'an, 名词; 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ᠪᠣᠳᠠᠭᠠᠨ》(boday-a—饭), 但是意义稍有差别, 在多数现代蒙语方言中它有“饭”的意义; 只在象现代蒙古语卫拉特方言肃北土语中仍保留着原义; 《至元译语》: 不朵, 《蒙古秘史》: 不答安(粥饭), 《登坛必究》译语: 补答(饭), 《武备志》译语: 补答(饭), 补大(麦子)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补答安, 《续增华夷译语》: 《ᠪᠣᠳᠠᠭᠠᠨ—ᠪᠣᠳᠠᠭᠠᠨ》, 义“米粥”, 音“阿门卜答安”—amon boda'an。

ᠤᠲᠤᠮᠡᠭ: 义“烧饼”, 音“兀惕(应为小“惕”)蔑克”~“兀惕蔑”—utmeg~utime, 名词; 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, 在达斡尔语中仍然使用着(utum—饽饽); 《至元译语》: 兀都麻, 《登坛必究》, 《武备志》译语: 五秃木(馍馍)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兀惕蔑克。

#### 珍宝门(共有13个词)

ᠭᠤᠯᠢᠨ ᠣᠰᠤᠨ: 义“水银”, 音“果列延兀孙”—gulien oson; 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, 以《ᠭᠤᠯᠢᠨ ᠣᠰᠤᠨ》(mengun oson)代替了它; 《登坛必究》, 《武备志》译语: 乞勒根兀孙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果列延兀孙。

#### 人物门(共有86个词)

ᠬᠠᠭᠠᠨ: 义“皇帝”, 音“哈(应为“哈”)汗”—qahan, 名词; 有些学者认为《ᠬᠠᠭᠠᠨ》(qahan)和《ᠬᠠᠨ》(qan)有区别, 认为前者是统治各小国的中央大皇帝, 而后者是诸小国之王, 但是它们在《至元译语》和蒙文《孝经》等许多书中并没有明显的区别, 一般有“皇帝, 君, 天子, 王”等意义; 在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中一般只用前者; 《至元译语》: 罕, 《蒙古秘史》: 罕, 哈罕, 《登坛必究》, 《武备志》译语: 哈案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哈罕。

ᠭᠤᠮᠤᠨ: 义“人”, 音“古温”—gu'un, 名词; 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ᠭᠤᠮᠤᠨ》(xumun)和现代蒙语口语中的xun (kun~kyn~kymyn); 《蒙古秘史》: 古温, 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: 《ᠭᠤᠮᠤᠨ—ᠭᠤᠮᠤᠨ—ᠭᠤᠮᠤᠨ》, 义“人参”, 音“古温忽儿班 哈儿阿力”—gu'un

qorban, kara'ali, 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苦文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古温。

ᠠᠳᠢᠨ：义“伯父”，音“额宾”—edin, 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一般用《蒙古秘史》(jəxə abay—a—大伯，大爷)代替了它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爱宾(伯伯)，《蒙古秘史》：额宾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阿宾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额宾。

ᠠᠬᠠᠢ ᠡᠭᠡᠭᠢ：义“姑姑”，音“阿孩额格赤”—ahai egeji, 名词；这个词在大多数现代蒙语方言中已消失，只在象巴尔虎——布利亚特方言中仍保留着，但不是指“姑姑”，而是指“嫂子”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阿孩额格赤。

ᠲᠡᠭᠢ：义“妹妹”，音“朵宜”—dui~deji, 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；这个词可能由《蒙古秘史》(deu)和阴性附加成分《ᠡ》(i)构成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对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堆亦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藕琴斗兀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朵宜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朵宜》，义“妹”，音“朵宜”—deji。

ᠲᠡᠭᠦ：义“弟”，音“迭兀”—de'u, 名词；这是中世纪蒙文的写法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蒙古秘史》(dagu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斗，《蒙古秘史》：迭兀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弟》，义“弟”，音“迭兀”—de'u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斗兀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迭兀。

ᠭᠡᠷᠭᠡᠢ：义“妻”，音“格儿该”—gergei, 名词；词根是《蒙古秘史》(gei——家)，加构词附加成分《ᠭᠡ》(gei)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蒙古秘史》(gargai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格儿该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格儿该。

ᠨᠠᠣᠨ：义“孩儿”，音“纳温”—na'on, 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一般只指“男孩”，而且用得不多，《至元译语》：纳沃，《蒙古秘史》：纳温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纳温》，义“小厮”，音“纳温”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奴文(小厮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纳温，奴文(小厮)。

ᠬᠡᠪᠤᠭᠤᠨ ᠬᠡᠭᠤᠨ：义“子”，音“可卜温”—kebu'un~ke'un, 在现代蒙古书面语中变为《蒙古秘史》(xu:——儿子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可温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扣兀(儿子)，可伯文(孩儿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可卜温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可卜温》，义“臣子”，音“土失绵 可卜温”—tufimel ke'un。

ᠡᠯᠢᠨᠲᠦᠭ：义“曾祖”，音“额邻触克”—elintjug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蒙古秘史》(elintja——曾祖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额邻触克，蒙文《孝经》：《额邻触克》(elintjug)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阿林目处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额邻触克。

ᠬᠡᠭᠤᠨ：义“小儿”，音“口刊”—ke'aken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蒙古秘史》(kouxen——女孩)，但在现代蒙语中它只指“女孩”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可兀客泥(小儿的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口刊。

#### 人事门(共有132个词)

ᠠᠰᠠᠭ：义“问”，音“阿撒黑(应为小“黑”)”—asag, 动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蒙古秘史》(asayᠠᠭ)，可能因表示现代蒙古口语的长元音而变为《蒙古秘史》(asayᠠᠭ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阿撒黑，蒙文《孝经》：《阿撒黑》(asagbasᠠᠭ——问)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下册：《阿撒黑》，义“借”，音“阿思兀周”—asᠠᠣᠳᠵᠠᠭ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阿撒黑。

ᠨᠠᠵᠢᠷᠠᠰ：(可能有误，应为《蒙古秘史》)，义“少睡”，音“那鲁(应为“瞌”)思”—najiros, 动词，词根是《蒙古秘史》(najiir——眠，觉)，加构词附加成分《ᠰ》(s)，中间出现了连接



元音(ω)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ᠨᠠᠢᠷᠰᠠ}$ 》( $\text{nāirsā}$ ——就寝,入睡);《蒙古秘史》:讷亦吼(睡)。

$\text{ᠪᠡᠳᠵᠢ}$ :义“舞”,音“孛知”— $\text{bedḡi}$ ,动词;即现代蒙古书面语言《 $\text{ᠪᠡᠳᠵᠢᠭ}$ 》( $\text{bedḡig}$ ——舞蹈)的《 $\text{ᠪᠡᠳᠵᠢ}$ 》( $\text{bedḡi}$ );《登坛必究》译语:伯赤(舞的),《武备志》译语:伯赤(舞的),把乞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把乞,伯赤(舞者)。

$\text{ᠰᠡᠬᠡ}$ :义“骂”,音“莎可”— $\text{səke}$ ,动词;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ᠰᠡᠬᠡᠰᠠᠭᠤ}$ 》( $\text{ḡuxəxu}$ ——诅骂),可能其词首辅音s变成了 $\text{ḡ}$ 辅音;《武备志》译语:哈刺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莎可~哈刺。

$\text{ᠰᠠᠨᠳᠢ}$ : (写法有误,应为《 $\text{ᠰᠠᠨᠳᠢᠭᠣᠷᠢ}$ 》)义“讥笑”,音“酸直”— $\text{səṇḡi}$ ,动词;即现代蒙古书面语言《 $\text{ᠰᠠᠨᠳᠢᠭᠣᠷᠢ}$ 》( $\text{səṇḡiyōri}$ ——羞耻,羞愧)的词根《 $\text{ᠰᠠᠨᠳᠢ}$ 》( $\text{səṇḡi}$ );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丁册:《 $\text{ᠰᠠᠨᠳᠢᠭᠣᠷᠢ}$ 》,义“耻”,音“酸赤灰”— $\text{səṇḡixai}$ 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酸直。

$\text{ᠲᠠᠶᠠᠯᠠᠩ}$ : (写法有误,应为《 $\text{ᠲᠠᠶᠠᠯᠠᠭᠠᠨ}$ 》)义“爱”,音“塔阿兰”— $\text{ta,alam}$ ,动词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ᠲᠠᠶᠠᠯᠠᠨ}$ 》( $\text{taḡalan}$ ——亲,吻),但其义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ᠲᠠᠶᠠᠯᠠᠭᠠᠨ}$ 》( $\text{xairalan}$ ——爱)相同;《蒙古秘史》:塔阿刺周,蒙文《孝经》:《 $\text{ᠲᠠᠶᠠᠯᠠᠭᠠᠨ}$ 》( $\text{taḡalaḡa}$ ——爱),《续增华夷译语》:《 $\text{ᠲᠠᠶᠠᠯᠠᠭᠠᠨ}$ 》,义“爱”,音“塔阿兰”— $\text{ta'alam}$ 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塔阿兰。

$\text{ᠬᠠᠵᠢᠷᠠᠯᠠᠩ}$ : (写法有误,应为《 $\text{ᠬᠠᠵᠢᠷᠠᠯᠠᠭᠠᠨ}$ 》)义“惜”,音“哈(应为“恰”)亦刺(应为“喇”)兰”— $\text{qajiralam}$ ,动词;这个词的意义在现代蒙语中已扩大,它除了保留“爱惜”这个意义外,主要表示“爱,宠爱”;《蒙古秘史》:恰亦喇兰(爱惜),蒙文《孝经》:《 $\text{ᠬᠠᠵᠢᠷᠠᠯᠠᠭᠠᠨ}$ 》( $\text{qajiralan}$ ——节,制节),《续增华夷译语》:《 $\text{ᠬᠠᠵᠢᠷᠠᠯᠠᠭᠠᠨ}$ 》,义“爱惜”,音“塔阿兰 恰亦刺兰”— $\text{ta'alam qajiralam}$ 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恰亦刺兰。

$\text{ᠲᠤᠰᠤᠷ}$ :义“倾”,音“土俗儿”— $\text{tusur}$ ,动词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ᠲᠤᠰᠤᠷᠠᠭᠤ}$ 》( $\text{tusurxu}$ ——泼出,倾注,倾倒);《蒙古秘史》:秃速吼出为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土俗儿。

#### 声色门(共有17个词)

$\text{ᠠᠯ}$ :义“大红”,音“阿勒(应为小“勒”)”— $\text{al}$ ,形容词;在现代蒙语中用得不多,《至元译语》:迹亦兀刺,《蒙古秘史》:阿勒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阿勒。

#### 数目门(共有35个词)

$\text{ᠠᠵᠤᠰ}$ :义“双”,音“阔式”— $\text{qoṣ}$ ,数词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ᠠᠵᠤᠰ}$ 》( $\text{xos}$ ),但其写法和读音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,即只有一个单元音和音节末尾辅音是j;《续增华夷译语》:《 $\text{ᠠᠵᠤᠰ}$ 》,义“一双”,音“你刊阔式”— $\text{niken qoṣ}$ 。

#### 身体门(共有76个词)

$\text{ᠨᠢᠶᠣᠷ}$ :义“面”,音“你兀儿”— $\text{ni'or} \sim \text{ni'ur}$ ,名词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ᠨᠢᠶᠣᠷ}$ 》( $\text{niyōr}$ ——面,脸);这个词在大多数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中读为 $\text{nu:r}$ ,但在巴尔虎——布里亚特方言中却读为 $\text{no:r}$ ;《蒙古秘史》:你兀吼,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:钮兀儿(脸)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你兀儿。

$\text{ᠬᠠᠪᠠᠷ}$ :义“鼻”,音“哈(应为“恰”)巴儿”— $\text{qabar}$ ,名词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ᠬᠠᠪᠠᠷ}$ 》( $\text{xamar}$ );这个词中的b辅音在现代蒙语中变成了m辅音,而这种变化在蒙语中经

常见到。又如：《 $\text{narbai}$ 》(narbai——全，泛)→ $\text{narmai}$ ，《 $\text{nilboson}$ 》(nilboson——唾沫)→《 $\text{nolmoson}$ 》(nolmoson)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哈八儿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哈巴儿，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哈把儿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哈把儿，哈巴儿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巴儿。

$\text{narbai}$ ：义“唾”和“泪”，音“组勒（应为小“勒”）不孙”—— $\text{narbason}$ ，名词；这个词在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中分化成《 $\text{nilboson}$ 》(nilboson——泪)和《 $\text{nolmoson}$ 》(nolmoson——唾沫)，其目的可能是为了用不同的写法来区别它们，其实它们在口语中并没有区别；《蒙古秘史》：你勒不周（睡着）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你儿补速（眼泪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你儿补速（泪），组勒卜孙（唾）。

$\text{torohan}$ ：义“瘦”，音“土鲁（应为“噎”）罕”—— $\text{torohan}$ ，形容词；可能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toranxai}$ 》(toranxai——瘦的)的《 $\text{tora}$ 》(tora——变瘦)同词根，加附加成分《 $\text{han}$ 》(han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都鲁欢，《蒙古秘史》：秃噎周（瘦着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土鲁汗。

$\text{tere}$ ：义“礼”，音“脱鲁（应为“噎”）”—— $\text{tere} \sim \text{teru}$ 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teru}$ 》(teru)，但其意义稍有差别，它在现代蒙语中主要有“政权，国家，政体，朝代”等意义；《蒙古秘史》：脱噎（礼，道理，道德，体例），蒙文《孝经》：《 $\text{teru}$ 》(teru——道，礼)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脱罗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脱鲁。

#### 方隅门（共有17个词）

$\text{derene}$ ：义“东”，音“朵罗（应为“都”）纳”—— $\text{derene}$ 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daron-a}$ 》(daron-a)，这个词的读音在现代蒙语中发生了变化，由阴性词变为阳性词；《蒙古秘史》：朵罗纳，蒙文《孝经》：《 $\text{derun-e}$ 》(derun-e)，《至元译语》：唾罗纳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 $\text{derene}$  朵儿边勒真》—— $\text{derene derbeldzin}$ 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朵罗纳。

$\text{umere}$ ：义“北”，音“兀篾列（应为“刮”）”—— $\text{umere}$ 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omar-a}$ 》(omar-a)，这个词的读音在现代蒙语中也发生了变化，由阴性词变为阳性词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兀木捏（？）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兀篾刮（北，后）；蒙文《孝经》：《 $\text{umer-e}$ 》(umer-e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兀篾喇。

#### 通用门（共有84个词）

$\text{ogtorho}$ ：义“虚”，音“斡（涵本：“豁”）黑（应为小“黑”）脱儿忽”—— $\text{ogtorho}$ ，名词；这个词可能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ogtaryoi}$ 》(ogtaryoi——天空，空间)相同，而可能由《 $\text{ogtorougai}$ 》(ogtorougai——无影无踪，根本没有)三个词简化而来；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干（误，应为“斡”）黑脱儿忽。

$\text{ayoi}$ ：义“宽”，音“阿危”—— $\text{ayoi}$ ，形容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ayoi}$ 》(ayoi——伟大的，宽的)，与《 $\text{ayodzim}$ 》(ayodzim——宽的，肥大的)，《 $\text{ayodam}$ 》(ayodam——宽大的，宽阔的)同词根；《蒙古秘史》：阿危，蒙文《孝经》：《 $\text{ayoi}$ 》(ayoi——广)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 $\text{ayoi}$ 》，义“宽大”，音“阿危也客”—— $\text{ayoi jeke}$ 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阿危。

$\text{fini}$ ：义“新”，音“失你”—— $\text{fini}$ ，形容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 $\text{fine}$ 》(fine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失你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 $\text{fini}$ 》，义“新旧”，音“失你哈兀陈”——

—jini qa'otfin, 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:《》, 义“新米”, 音“失你阿门” —jini amon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失你。

: 义“旧”, 音“考陈”(涵本:“哈兀陈”)——qa'otfin, 形容词; 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》(xayotfin); 这种写法表示着这个词的当时读音, 即当时词首辅音是q, 并且还未产生长元音; 《蒙古秘史》: 哈兀陈: 《续增华夷译语》: 《》, 义“新旧”, 音“失你哈兀陈” —jini qa'otfin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哈兀陈。

: 义“初”, 音“脱仑(应为“翰”)”——terun, 名词; 同现代蒙古书面语的《》(terigun——头, 首位的)——《》(turugu——头, 先); 《蒙古秘史》: 秃翰, 蒙文《孝经》: 《》(terun——始)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脱伦。

: 义“未”, 音“兀堆宜”——uduji, 小品词; 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》(ədui——未, 还没有); 这个词的词首元音在当时也发生了逆同化现象; 《蒙古秘史》: 兀都为(未的)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兀堆宜。

: 义“明白”, 音“哈哈”(应为“哈哈”)“儿孩”——qaqarqai, 形容词; 词根是《》(qaa——破, 裂), 加动词构词附加成分《》(ra) 和形容词构词附加成分《》(qai); 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, 以《》(xadaxai——清楚)代替了它; 《蒙古秘史》: 哈哈思(分明), 蒙文《孝经》: 《》, (qaqarqai——察), 《续增华夷译语》: 《》, 义“明白”, 音“哈哈儿孩”——qaqarqai。

: 义“若是”, 音“客儿别”——kerbe, 连词; 即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》(xərbə); 它是由疑问代词《》(ker——怎生, 怎样)和小品词《》(ba~be)构成, 而《》(ker)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》(xərxixu——做什么, 怎么)同词根; 《至元译语》, 怯里(几时), 《蒙古秘史》: 额虱别虱(怎生也), 蒙文《孝经》: 《》(ker be——若是), 《续增华夷译语》: 《》, 义“怎么”, 音“客儿”——ker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克儿别。

: 义“麽道”, 音“客蛮”(涵本:“客延”)——kemen~ke'en, 动词; 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》(gədgə——说); 这个词的演变过程可能是这样 kemen→ke'en→ke:n→gən(gədgə); 《蒙古秘史》: 客额周(说着), 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丁册: 《》, 义“言”, 音“客蛮”——kemen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 客蛮。

### (三)

#### 《华夷译语》原版本(片断)

- ① 《至元译语》载于元朝《事林广记》中, 《蒙古秘史》成书于1240年, 《登坛必究》编纂于明朝万历年间(1573—1620年), 《武备志》编纂于明朝天启年间(1621—1627年), 《卢龙塞略》编纂于明朝。
- ② 用的是国际音标, 但为了简便起见, 用浊音符号标记了不吐气辅音, 用清音符号标记了吐气辅音。——以下同。

銅 鐵  
錫 錢  
荒溫  
卓祥思

人物門  
皇帝  
臣  
谷字  
王夫錦

官人  
軍  
人  
農人  
古溫  
塔里才赤

水晶  
水銀  
生銅  
失列門  
子羅兄  
果列延九孫

把阿壳兒  
勇士  
額里臣  
使臣  
別列必孫  
馬夫  
兀刺赤  
憲婦

必答  
咱  
必  
我  
赤  
你  
伴當  
那可兒

亦訥  
他的  
米訥  
我的  
赤訥  
你的  
保兀兒赤  
厨子

把札  
兩姨夫  
古答  
親家  
帖者額民勒川下溫  
賊  
忽刺孩  
義兒